

Daisy：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不同的人的故事，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

Daisy：今集的播客有點不一樣，今集特輯，邀請了過往十集播客主持受訪，今日我想藉這個機會，回想檢視我們整個項目過程，走到今天，首先我想邀請你和我們分享一下你是怎樣參與其中？

Marija：大家好，我是 Marija Todorova，很高興今天可以在此分享，我對這個香港邊緣化聲音項目計劃的感受。分享不為人知的故事一直都是我的熱誠，很慶幸的是，我有機會跟一群如此有才華的人、跨學科的研究人員進行訪問，向大眾分享香港邊緣化群體不為人知的故事。我們進行訪談的人士來自不同背景，由少數族裔至殘疾青年不等。而我專注的範疇是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作為一位研究員，我對難民議題有很深的聯繫，有種呼召想要服務他們。在我職涯的初期，有一段長時間在難民營做傳譯員，因為暴力事件及迫害，要流離失所，難民所經歷的創傷、難關、混沌都瀝灑在目。同時，我家鄉亦在 2001 年及 2015 年，最少兩次開放邊境予尋求庇護人士，2001 年是因為科索沃戰爭，而 2015 年是所謂的歐洲難民危機。這兩個突發情況中，媒體對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經常的描述都為濫用政策、參與犯罪活動等等。同樣情況亦有在不同國家發生，與此同時，我有一些最親密的朋友，都因為戰爭衝突而流離失所，成為難民，他們所經歷的痛苦、掙扎、所展現的人生毅力都大大觸動了我。所以來到香港後，我繼續此熱誠，繼續與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合作。講講我個人背景，想說的是此研究項目完全跟我的背景非常吻合，我也是一位移居香港人士，當其時我亦需要經歷無家到有家，這亦都是觸動和啟發我尋求探索關於身份邊緣化及歸屬感主題的研究項目，深深為小眾群體面對的掙扎感到難過，也深信分享屬於我們如此個人的故事，老土點說，作為一道橋樑，連接了解不同群體。

Daisy：對，我覺得你帶出一點的非常好，尤其適用於在我們現今分裂的世代，移民人士，流離失所人士，經常被媒體以特定的方式描述描繪，這些描述「深入人心」，所以透過分享不同故事，另類不同角度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發掘香港的多元多樣。我有興趣知道，你們有參與過其他邊緣化人口的工作嗎？

Clara：你好，我是翻譯傳譯及跨文化研究學系的 Clara，俞川。我的研究專注另一小眾群體，少數族裔，尤其在香港的南亞人士。容我分享一下一些有趣的個人經歷，亦是我為何開始專注在我的研究，開始留意邊緣化群組。推動我研究的其中一個動機就是出於對人的好奇。我主要研究範疇為翻譯學，翻譯學一直專注在事情或者文字文件上，而不是人，翻譯成為橋樑傳遞文化，語言，而人是參與者，有著很大的影響，讀博士開始，我一直專注研究公民如何使用語言及翻譯，作為自我表達代表及充權的工具。開始研究香港南亞人士的多語言主義及多文化主義之前，我當時的研究為網上協作翻譯，主要研究個人義務翻譯及他們的語言表達，應對社會事件。我自己也是公民，會週遊列國，亦是一位移居人士，因為我曾經內地、香港、英國、美國歐洲生活過，所以我有經歷過社會中心的時期，也有是邊緣化人口的時候。以不同的角度去檢視，是不是跟語

言有關呢？我作為一位學者，英文並非我的母語，而是我的專業語言，但生活在香港主要語言為廣東話，而墨爾本，是在一個沒有法定語言的國家，所以讓我思考，到底對世界和香港來說，什麼是中心，什麼是小眾市民呢？我的研究有關轉化技術，例如機器翻譯，機器翻譯裏面我們談及低資源及高資源語言，人口等等，而懂小眾語言的平民，如果在一個沒有法定語言國家的，在災難危機的時候，以使用的科技及翻譯技術的使用，會更加被邊緣化，機會就更加少，所以現在我的研究就專注在這些方面。

Daisy：說起覺得自己是外國人或者個旅客的時候，你合作研究的香港南亞人口，很多其實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但無奈在香港還是會感受到自己是外國人，而香港亦有另外一個群體，亦是組成香港其中一部分，但經常被視為外人。Emily，你的研究範疇呢？

Emily：你好我是 Emily Chow，來自英國語文文學系，我主要的研究範疇為後殖民文學，尤其是非洲文學及香港文學，但過去幾年亦都開始了解研究對社會、對非裔人士的陳述，亦都是因為我研究的範疇引領我到這個協作研究項目。我在香港土生土長，所以沒有什麼有趣的軼事分享，但在我讀博士的期間，津巴布韋作家 Dambudzo Marechera，當我和朋友家人聊起我的研究項目時，他們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為什麼你要研究非洲文學呢？因為他們覺得非洲文學與我們距離有點遠，而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社會上還有如此多的污名存在，甚至這些污名依然在不同的世代流傳，不單只是上一代而年輕一代也有，這也是推動我去了解社會對邊緣化人口的陳述。究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去改善現時狀況呢？這亦是推動此研究項目的動力，其中以我自己角度來看，有趣的一點，也都跟此項目有共鳴的原因，是因為我就在香港土生土長，我是大眾但同時我亦都有見證過及感受各種不同的邊緣化行為，或者稍後可以描述更多。在香港土生土長，其實沒有太多機會了解非洲，直到我開始了研究生生涯，而我可以看到大部分媒體，甚至社交媒體對邊緣化人口的描述，依然是負面的，甚至現時人人都可以是公民記者，當然他們可以編寫，幫忙分享故事，但問題是當他們分享故事時，未有經過謹慎、嚴謹的處理，所帶出來的訊息亦不容易讓讀者消化，所以對我來說，此項目就是要以一個嚴謹的角度去將故事信息，嚴謹地呈現出來，與香港社會分享。

Daisy：這一點非常對，不同的故事聲音就會有不同的吸收或者理解，亦是問題所在，所以我認為學者可以有不一樣的角度將根本的問題點出，有時責任並非只能歸咎於人，制度也可以是問題所在。如何回應這些制度上的不公義也是重點，而且在制度背後都是有人的因素。你們覺得這項目或學者可以如何將這些想法、意念，以嚴謹的角度呈獻予觀眾呢？

François：你好！我是 François Mouillot，來自人文及創作系，我開始先聊聊自己的背景，然後我是怎麼開始參與這研究。我在法國土生土長，我成長的社區是有多元種族，主要為勞動階層，而我自己亦有身體上的殘障，此殘疾由我一出生就與我共存。從我懂事起，我都會反思在不同背景下，究竟什麼是邊緣化，什麼是小眾，處於邊緣或成為少數群體意味著什麼。我在法國長大，然後移居到加拿大，最終移居香港，我有經歷過剛剛同事所說離鄉別井的感受，這些經歷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去思考，究竟人會如何經歷邊緣化？邊緣化對他們又有什麼意義呢？他們面對的又是什麼掙扎呢？邊緣化人口在不同的位置可以產生什麼的潛力呢？這就是我的背景。其中一個原因引起我最大興趣的，就是我個人經歷所學到的，尤其是因為個人殘障及參加殘障

研究方面的研究。現時我很感興趣的問題，就是殘障人士或邊緣化人口，其實也有積極的時候，換句話說，作為小眾及邊緣人口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難和掙扎，而這些困難和掙扎是必須要理解分析，同時我覺得因為我也是邊緣化人口的背景，也是非常獨特的身份，我不太想用正面，想用積極，這是我學術及個人興趣，就是發掘邊緣化人口如何達致有生產力，主觀性及得到不同經驗。這亦是我希望為此研究項目貢獻的，我訪問了 Danny，他講述了自己的族裔，及自己作為音樂人在香港的經歷，亦都提及了不同困難，所帶來對未來模糊，同時他亦有提及，作為邊緣人口亦可以有非常高的生產力，作為邊緣化人口在音樂行業的邊緣，他得到獨特的經驗，他亦有提及，他不是永遠被排除在外，亦都不是永遠那麼痛苦，但有些時刻，確實值得令人反思！

Marija：我可以補充少許嗎？項目裡面的豐富創意亦是我們希望帶給觀眾的，要自己的方法去將邊緣人口所遇到的困難，用藝術的表現方式呈現出來，例如音樂、文學、下廚、甚至創作新菜式。對於邊緣化人口來說，創意也是群體團結和賦權的源泉。

Daisy：非常正確！身份經常以種族或社會階級的方式將人分辨，但我們的身份從不是固定的，是可以流動，亦有多重身份，可以多重、可以流動，而我們對於邊緣亦有很不同，邊緣人口囊括的是不同群組，我相信這也是受訪者告訴你的故事吧。可以多講一點嗎？

Evelyn：當然可以，你好，我是郭漪霆，Evelyn Kwok，來自視覺藝術學院，剛剛 François 講到積極，當思考邊樣化時，很自然就會想到很多人正在受苦，掙扎，當然不是所有都是真的，也有其他的部分，例如他們的創造力，讚揚文化身份等等，都可以培育加強為邊緣化賦權，培育社群。播客裏我訪問了 Ei San，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亦都了解她的背景，懂得煮緬甸菜，當然這都不是她的生計，但是她的生活。這就是我對她的認識，但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她也可以是邊緣化人口，直至我後來了解到緬甸軍政變，大家圍在桌邊一起談論了解，大家都有相似之處，當然亦有共同的期望，她也帶著很大的負擔，正正是因為她小眾的身份，才会有如此的經歷。我們亦會開玩笑說香港只有大概 500 名緬甸人。當我接觸她時，她也不當自己是小眾，但了解到她在香港是很難找到跟她同聲同氣，有著同樣成長背景的人。帶著沉重，我們又有什麼方法去讚揚文化呢？對於 Ei San 來說，食物就是她表達的方式，很多移居人士都會因為食物而聚在一起。說自己是移居人士好像有點怪，我在香港出生，成長時間大部分時間在澳洲，所以我作為在澳洲成長的移民人士，我有很不同的體驗，在澳洲，我認為自己是小眾，但在香港也感受到身份上的變化，擁有外國戶籍，但是華人樣貌，擁有著外派人員的身份，說著澳洲口音的英文，有些人會覺得有趣。重點是，很高興我們可以在播客節目裡慶祝頌揚每個人的獨特，及了解到不同群體的表達。

Emily：我也想補充一下，Evelyn 說的是可見性，之前好像有提及過，但沒有太多的深入討論，我覺得也是這個項目最大的收穫。我訪問了 Dawit、Justin 及 Frederic，從外觀看來，你不會當 Justin、Frederic 他們為小眾或邊緣化人口。但他們是啊！如果有興趣知道更加多他們的故事，請收聽第二、第六及第七集。很多時候，邊緣化人口都有清晰定義，跟身份一樣，邊緣化的概念不是固定的，需要情境，了解他們個人經歷。他們分享自己的故事予大眾，其實就是創造為未來下一代更多的影響。除了種族、階級，這種交匯就是我們過去幾

個月一直談論的。我們在他們分享故事中，看到非常強的生命韌力，將自己、自己的故事，及自己的力量，呈現於眾人眼前。

Daisy：剛剛 Evelyn 提到的變化，其實就是我們計劃早期的想法，就是描述、記錄他們有的創造力或其他能力，例如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甚至財政資本。大部分人都有這種能力，對吧？用語言、口音、能力、背景、所受的訓練及不同的方法，去適應融入成為群體的一員，而這群體是可以讓我們自由交流，打開話題。有時我們都會猶豫用韌力這詞，太多濫用，也經常都被用在討論新自由主義裏面，但這個系列的播客，我們頌揚的是超強適應力，個人創造力及力量。在製作這個系列的播客聆聽大家的故事同時，你有什麼得著？

Evelyn：對我來說其，中一個最大的得著，就是創造家和歸屬感的概念，正如 Daisy 所說，韌力對我來說最大的一詞，很多時候用於在其他方面當中，而韌力一詞本身亦有很多解釋的方法。對於所有受訪者來說無論他們有否掙扎、曾經嘗試為自己創造家的感覺，他們總有辦法找到方式為自己找到對香港的歸屬感，在不同社區生存的方式，我的第二位受訪者是 Slavica，她出版了關於自己故事的書籍，生活在澳洲時，亦為“Croatian Herald”撰文十年，而寫作就是她的方式去生產及培養歸屬感，而她現在住在香港，亦在香港出版此書。但這本書說的故事都是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但依然有生命力，對於歸屬感的探索，找尋的話題是不會消失的，透過分享故事你就會為人帶來影響。我認為這項研究項目最大的得著，就是見證不同的時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法創造屬於自己的歸屬感。歸屬感是什麼？安全、友情、也是自在，是快樂及頌揚。如 Daisy 你所說，在現今如此分裂的世界，衝突到處發生，其實能找到歸屬感非常重要，不僅重要，其實就是空氣，如果沒有歸屬感，非常容易感到躁動、懼怕，甚至危險，不過，我離題了。

Daisy：有意識地進行，也是一種選擇吧？也是推動力的故事，受訪者行駛自己的權利，選擇自己的「家人」，就算香港並非他們的出生地，但是他們為自己作出選擇，創造了自己的家及社群。

François：想回應 Evelyn，此項目中，我的其中一個最大得著就是家的概念。因為香港既可以令你有家感覺，亦可以令你完全沒有歸屬感。在我和 Danny 的面談當中，我們亦有提及過。他的說法令我印象非常深，他說香港是夢想的墓園，但同時他對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非常正面的態度，例如他的音樂路及其他工作等等，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就是在香港，要保持個人自主及歸屬感非常艱難，但同時亦會給予你不同的機會和方式去達成。我有一個感受，但這未必是每位受訪者的想法，所突顯的主題就是大部分受訪者都有為「香港是家」而掙扎過。

Clara：認同剛剛三位說的，另外一點大家都有提到的就是社群，亦跟歸屬感有關係。學術上對社群有很多不同定義，但我覺得還是要情境化。社群的定義是什麼？屬於一個社群又有著什麼意味呢？有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抱歉，可能有點太學術了；有政治社群、實踐社群。我們稱香港為香港社群，但香港社會或社群該是怎樣，每個人所有的經驗是因人而異。我們有作為團體團結的時刻，同時生活裡也有個人自主。我參與這個研究社群的其中一個得著，就是我們討論關於歸屬感及對小眾群體了解之議題時，整個團隊帶來了是很多的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其中一樣的得著就是，我們剛剛開始這個項目時，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麼是少數族

裔呢？小眾又是什麼呢？項目裡我們也有小眾受訪者，來自殘疾社群及性別社群，理解了兩者是其中得著之一。另外，就是對於很多事物的定義及理解，其實都是流動的。身份，會因為身邊的人和處境，而有所不同，而不同時空，不同處境亦會不一樣。

Daisy：展望未來，該怎麼走？該怎麼延續？

Emily：回到你的問題，但其中一個我想說的，我很驚訝我們經常默許不同形式的暴力事件發生，不只是襲擊事件，還有言語暴力、制度暴力等等，無形之下，大家都接受了，而當談邊緣化的時候，才知道這麼多人經歷了這麼多。對我來說最大的得著，就是了解不同邊緣化人口，有長者、有殘疾人士而 François 提到心理健康問題，還有他們各種各樣的身份，事實是很多時候正常化的處境在不斷惡性循環，因為人的漠不關心，也是因為看不見這些被遺忘的群體，也不太在乎這些群體，確實有很多宣傳活動、海報、口號，不是說不好，都是善意，但我們要做的不只是這些口號活動，我最大得著就是我們還要大力推動工作，無論學術界或普羅大眾，我們都有很多工作需要一起完成。

Evelyn：對，完全認同。我們不只是想提升意識，而是要延伸效果，提高意識就是第一階段，作為學者我們，經常都要寫下影響，所以第一階段，就是意識，意識抬頭後又是什麼呢？就是好看宣傳活動吧，如剛剛 Emily 所說，宣傳很吸引有迴響，完成以後，然後呢？我們團隊正在舉籌辦會議，會將更多議題帶到大家眼前，會有不同的香港學者深入探討、探索議題及開展對話，然後將對話帶到去國際層面。我知道我們團隊各成員現正都進行一些有趣的研究項目，作為我們提升意識及討論邊緣化及小眾的延續。

François：推動至學校。

Evelyn：對，將漫畫帶到學校，然後播客節目，呈現給全球聽眾，我相信未來會有很多關於邊緣化及小眾的研究項目出現。

Daisy：我相信我們可以期待未來邊緣化人口研究小組消失的一天，因為不再有需要。我們命名為 110%HK，因為故事的每個主人翁都創建了現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家，我們的社群--香港。收聽的聽眾，點讚、訂閱，有興趣合作歡迎聯絡，敬請繼續期待，非常感謝各位，很榮幸能與你們合作。